

魔剑惊龙（2）

溪旁那座别野型大宅，是曾经在南京荣任吏部郎中，十余年前涉入卖官案，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。却被勒令退休致仕的袁郎中住宅。本镇的人，称之为袁大人宅。

南京的吏部虽然是闲官，官府的人戏称南京的六部是养老院，但官仍然是官，依然有相当的权势。

镇上的人并不介意谁是有权势的官，反正都是官，所以袁家大宅附近，很少有人接近免生是非。

而且大宅离镇约两里地，镇民哪有兴趣往这附近跑，自找麻烦？因此在镇上打听袁家大宅的动静，必定白费工夫。

黄自然暗中连跑两趟，最后一夜去晚了些，已经人去宅空，只剩下袁家看守大宅的一些仆人。

袁郎中的家在凤阳，与当今皇家是同乡，据说祖上曾经是皇朝的开国功臣之一，在中都建有功臣府第。

浦子口镇的这座园林大宅，是袁郎中从京师转任南京时，所建的公馆安顿家小。

袁郎中涉及卖官案致仕之后，便举家迁回中都老家，这座大宅便成了袁家的亲友，前来南京游玩的住宿处，平时皆由几个奴仆照料。

如果有众多的人出入，便表示中都的亲友，前来南京快活诘遥，镇民们从不注意这些人的活动。

平民百姓与官宦的关系，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永远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存在，谁也不介意谁死谁活。

他不再留意这件事，人已走了，酒肆的冲突事故没留下后患，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。

其实，他忽略了暗潮汹涌。

那两个中年人，他毫无所知。

两个中年人能把两个身手高明，而且携有巴首的孔武有力大汉，在大庭广众间，下重手把两个大汉打得头青脸肿，岂会是省油灯。

如果他知道内情，或者进一步仔细打听，将会发现真相，就没有欠疚的必要了，两个中年人应付两大汉的挑衅，原因与他的戏弄两大汉举动，并无绝对的关连，他的举动，仅是挑起冲突引发事故的引媒作用而已。

两个中年人，是跟踪两大汉的眼线。

两大汉是在外找水贼眼线的人，另有不少同伴。他们的活动，皆受到有心人的追踪监视。

监视，通常必须避免直接冲突。

直接冲突是犯忌的事，因此酒肆冲突之后，监视的人立即更换，两个中年人乘乱撤走，由另两人瓜代。

监视采用遥控式的手段，避免接近中枢。

因此袁家大宅左近，并没派有跟监的眼线，已经知道中枢所在，不必派人接近监视，以免暴露行藏：

袁家大宅的人是三天之后撤走的，撤至浦子口总站码头的下游，那儿

泊了两艘神秘的官船，连什么事都管的总站人员，也不敢接近走动。

跟监的人实力也相当庞大，码头附近查夜皆有人伺伏。

两个中年人也不时在附近走动，但经常变更身份，化装易容术颇为高明。每次出现皆判若两人。

这天，又到了三艘官船，五艘船泊在一起，上下的人都显得神秘鬼祟，令人难以分辨他们的身份。有些人穿得光鲜像名流仕绅，有些则像打手帮闲。

船的警戒非常严密，码头的戒备也森严，闲杂人等休想接近，更不能登船。那些担任警戒的打手，公然佩刀挂剑肆无忌惮。

在南京，公然佩刀挂剑将有大麻烦，好勇斗狠的人，只能在衣内藏着短兵刃壮胆。

两个中年人在破晓时分，进入街尾一座不起眼的住宅。住宅不起眼，却有人在暗中警戒。

厅堂中年个人喝茶，显然是值夜的人。

“两位辛苦。”为首的虬须大汉，向两位脸有倦意的中年人道劳：“一夜毫无动静，真的毫无发现？”

两位中年人默坐。先喝了一杯茶。

“没有。”中年人苦笑：“很奇怪，他们都上船住宿，竟然不再外出活动，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？”

“也许真是过往的官员，咱们找错了目标。”虬须大汉说。“他们找水贼，会不会是打缉捕水贼的主意？也许咱们错怪他们了。少爷疑心太大。”

“你别小看了少爷。”中年人冷笑：“他虽然年纪轻轻，但不论是武功或江湖经验，都比我们这些老江湖强，他的判断很少发生错误，信任他，好吗？”

“孙老哥，我并没不信任他的念头呀！”

“也难怪少爷生疑。”中年人孙老哥说：“自从这些船只，出现在汉阳府之后，沿江各城市，就连续发生美丽少女神秘失踪事故，唯一可疑的是这五艘神秘官船，少爷那能不起疑？”

“他们分开走，也令人莫测高深。”虬须大汉不再提少爷的事：“这几天南京地面，并没发生美丽少女神秘失踪事故，会不会是他们发现咱们跟踪，所以暂时停止活动，让咱们松懈戒心？”

“应该不会，咱们盯梢的行动十分隐秘，迄今为止，不会打草惊蛇。唔！很可能咱们忽略了些什么？”

“孙老哥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想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会什么？”

“这五艘船，是故意吸引人注意的媒子，另有其他的船只负责行动，遥相呼应，以合法掩护非法。唔！真的有此可能。”

“可是这一月来，没发现任何其他船只接近，沿途也没发现船上的人，在沿江各城市非法活动呀！”虬须大汉粗眉深锁：“咱们亦步亦趋，日夕紧蹊，除了发现他们的人嚣张霸气之外，没发现他们为非作歹。”

“得向袁家大宅的人，查这些人的底。”孙老哥说出打算：“袁家是官宦世家，居然接纳他们住宿，可知他们是地位甚高的官方人员已无疑问，不难查出他们的根底来。”

水贼方面，可有消息传来？”

“猪婆龙与水蜈蚣的人，已经躲起来了，好像已经得到有人找他们的风

声，起了疑心暂时躲起来。”

虬须大汉显然是这一组人的主事，可以掌握全盘情势：“五艘船会合，活动的人手增多，而咱们的人手不足，很难掌握他们的行动。孙老哥，你们那一组人得辛苦些。”

“是有点人手不足的感觉，希望少爷能很快赶来。”

“没获得重要的消息线索，少爷是不会赶来的，而且他另有事分心。”

“什么事让少爷分心？”孙老哥信口问。

“他发现了河南来的人。”

“河南来的人？”

“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，大河中游的可怕剑客，神剑秀士鲍全一，和他的姘妇高唐神女高采英。”

“噢！这两个狗男女，不是做了某位藩王的护卫吗？”孙老哥脸色一变。

“狗屁的护卫，护卫岂是阿狗阿猫都能担任的？那是世袭军户的特权，老哥。”虬须大汉撇撇嘴：“江湖亡命即使有幸进得了王府，也只配做走狗打手而已。”

“两个狗男女，可能被王府踢出来了，居然南下来南京鬼混，能混出什么局面？江南的江湖朋友，没有人肯听他们的。少爷与他们没有过节，犯得着分心注意他们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”虬须大汉苦笑：“似乎少爷知道他们的底细，所以留了心。上次少爷从淮安返回，心情一直不好，绝口不再提妙手灵官的事，整天落寞，心事重重，有些事让他分心也是好事。你们歇息吧！下午你们打算出动吗？”

“不出动行吗？人手不足，歇息半天已是奢求了，得好好把握，这就早些安顿。”

“长期盯梢确是烦人的事。”虬须大汉苦笑；“再拖下去，没有任何事故发生，所有的人，都会情绪低落无心工作了，真无聊。”

“你放心，不会无聊。”孙老哥喝掉杯中茶向后堂走：“我本能地感觉出，即将有事故发生了，届时谁也休想偷懒安逸，不信走着瞧。”

叶家的门摊，通常已牌左右开始营业。

店堂做为住家，叶家宁可摆门摊，不在店门开门面，税可以减三五倍，也没有设店堂的必要性。

这天叶小菱情绪低落，因为她喜欢的邻居黄自然，一早就出门办货去了。

小丫头二八芳龄，正是待嫁的花样年华，接触的人多，却没有她中意的对象。

自从黄自然搬来，成为她的邻居，生意上有往来，每接触一次，她就对黄自然多一分好感。

黄自然不在家，她真有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的感觉，大闺女春心一动，便有神魂颠倒的情绪不稳现象出现。

大闺女不能使用脂粉，她在穿着上与发式上巧装扮，以吸引黄自然的注意。

事实上黄自然每次出门看到她，都忍不住赞美她几句，每句话都会让她高兴老半天，心花怒放，整天都笑容满面。

今天，黄自然大清早就走了，她心里不高兴，看守着门摊显得无精打

采。

偏偏就有两个不识相的中年水客，缠住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，而且有意挑逗她，两双色迷迷的怪眼，尽在她刚发育还没齐全的微耸酥胸上停留。

她所穿的小翠衣短衫腰部紧缩，因此曲线有意无意地显露无遗。

一双油光大辫，垂挂在酥胸旁，更为引人注目，把酥胸衬得更为出色，更为撩人。

两个水客把两束精制的草鞋挑来选去，就是不想下定决心买哪一双。

这种精编草鞋，也称多耳麻鞋，与那些两三文钱一双的大量消耗品草鞋不一样。鞋底专用稻草芯，外加破布合搓编底，两侧的攀纽用麻线编花，美观耐用，价值可比十余双普通草鞋。

“这双的后跟有瑕疵。”那位生了一双死鱼眼的水客，向她说话却不看她的脸，目光落在她美好的胸部曲线上：“编花不匀称，不好。小姑娘，我们想订制，如何？价钱加一倍，每双算一吊钱，合理吧？”

她心里不高兴，两水客也的确令她心烦。

“不可能的。”她仍然强忍怒火；“这些草鞋，都是乡下的人拿来托售的，他们拿什么来，我这里就卖什么，我家又不制草鞋，不能接受委托。你给我一两银子一双，我也无法供应。”

“嘻嘻！你不仅值一两银子。”水客嬉皮笑脸：“而是无价之宝，真妙……”

“你说话放尊重些。”她终于冒火了，柳眉一轩：“两位客官在船上干活计，用不着穿这种草鞋，到凤阳徐州的客官才用得着，挑三拣四烦不烦呀？”

“唷！小美人凶得很呢！真够味，真妙。”另一个水客长了一只大酒糟鼻，笑得像盯着鸡笼的黄鼠狼：“好好，我们会尊重你，你……以后就知道了。呵呵呵呵……”

一阵怪笑，两人各买了一双草鞋，得意洋洋地走了，一面走一面回头瞧，像是依依不舍。

小姑娘狠盯着他们，目送两人离去，心里不住诅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近午时分，从镇城雇的车、马、轿，陆续抵达总站码头。

在众多码头附近民众的目击下，五艘官船下来了三十余名穿得华丽，十分神气的人，有一半上了车、马、轿，另一半步行相随，立即动身西行，走上了至风田的大官道，浩浩荡荡的甚有气势。

留在船上的人，立即显得懒散，警卫撤除了一半以上，有不少人吊儿郎当到镇上各处游荡，吃喝玩乐无人管束，正所谓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大王。

这些人穿得体面，霸气十足，一举一动皆流露出特权人物的气势，还真没有人敢招惹他们。

这等于是明白告诉镇民，以及注意他们的眼线，他们的主人已经远行，可能到凤阳去了。

朱皇帝在老家凤阳旁边，建了一座中都大城。安顿皇亲国戚勋臣宠幸。京师是京都，南京是南都。南都的旁边还建了中部。

南都与中都之间，鲜衣怒马往来的人，十之七八是皇亲国戚权贵子弟。各地的治安人员，根本不敢管这些世家权贵，宁可闭上眼睛，敬鬼神而远之。

浦子口镇的人心知肚明，这五艘船的主人不好惹。

江浦县的治安人员，包括卫城的军方密谍，似乎已经受到权势方面的人士关照过，装聋作哑不闻不问，甚至回避这些、到处乱逛的随从仆役。

幸好这些人还相当自我节制，一整天没闹出大事故，因此镇民对他们减去不少戒心，不再对他们怀有敌意。

行为比这些人恶劣百倍的权贵，在浦子口镇经常出现，比较起来，这些人反而显得可爱些，神气招摇而不生事，委实难能可贵呢！

渡江往来的旅客成千上万，浦子口镇午后特别显得忙碌，因为从凤阳徐州一带陆路来的旅客，陆续到达在这里过江。

因此镇民们对总站码头五艘船的注意力，随时光的飞逝而不再感到可疑了。

黄自然是午后从南京乘渡船返镇的，恰好看到五艘船的主人，率车马斩动身。

他在镇门留心察看这些人的举动、看不出可疑的征候，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，几个佩了刀剑的随从也不出色。

主人乘坐四人青轿，看不见面貌身材。

这些人与袁家别墅里的人，根本沾不上边。主人是权势人士已无疑问，前往凤阳或中都也无可置疑。

而在袁家别墅内潜藏的人，却是要与水贼勾结的一群爪牙，气势与官船主人的随从豪奴完全不一样，怎么看也不可能把他们牵扯在一起。

疑心一解，他不再留意其他的征候，反正与他无关，他犯不着多管闲事。

反正在酒肆闹事的风波已经停息，别墅里的人也走掉了，双方闹事打架的当事人，可能早已离开南京了。

叶小菱看到他返家，一上午的不愉快烟消云散。

她当然不会把受到两个大汉调戏的事说出，这种事本来就平常得很，大姑娘抛头露面照料门摊，接一些缝穷活计，那能像大户人家的闺女，躲在内堂深院不与外人接触？

“唷！大包小包的，不是办货吧？”叶小菱迎着 he 嫣然微笑：“好像没喝酒，好现象。我替你开门。”

小姑娘大方地解他腰间的锁匙，替他启门锁。

在旁人眼中，这种举动相当亲昵。

两个水夫低头急走，瞥了他俩一眼。

街上行人来来往往，谁也没留意旁人的事。

一名魁梧的中年人，与一位脸色不健康的小伙子，跟在两个水夫的后面，像两个逛街的人。

小伙子突然看清黄自然的面貌，黑白分明的大眼张得大大地，脚下一踉跄。显然吃了一惊。

“少爷，怎么啦？”魁梧中年人伸手急扶，却又急急缩手：“别停下，那两个家伙好像要进巷子，可别跟丢了，赶两步。”

小伙子有点魂不守舍，用眼角留意黄自然的举动。

黄自然没留意有人注意他，那能经常留意街上往来的行人？

“谢啦！”他为小姑娘替他开锁启门而道谢，将又挟又提的大包小包堆放在臂弯中，将一只大纸袋塞入小姑娘手中：“进城走了一趟，知道你和你娘，喜欢美珍齐蜜饯，带了几盒给你们解解馋。哦！有人找我吗？”

小姑娘高兴得跃起来，挽住他的手膀冲入堂屋。

这瞬间，黄自然的目光，接触到满脸病容小伙子，从不远处投送过来

的怪异目光，猛然一怔。

这个有病容的小伙子，怎么可能有如许明亮的大眼睛？一个有病的人，第一个征候就是两眼无神。

如果病得差不多了，突然两眼有神，那就大大的不妙，很可能进入回光返照期啦！

而且，这一瞥之下，平空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但不由他多思索，小姑娘已连挽带推并肩进入堂屋。

再扭头回顾，小伙子已经不见了。

沿江边的小径向南行，可以到达十里左右的新江渡口。中间贯穿几座小村落，有几处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私渡站，是牛鬼蛇神渡江往来的处所。也是不肖的治安人员，敲诈勒索的地方。

几乎可以肯定，搭乘私渡的人，十之八九是不正当本份的有案歹徒。江湖朋友众所周知的交通站，按行规付钱又保安全。

中年人与小伙子跟踪盯梢的技巧相当高明，远远地分开逐段跟进，直至两个水夫消失在一座三家村，然后在两三里的范围内，侦查可疑的事物，一个时辰后，满意地返回浦于口镇。

三家村距江滨不足一里，小径是沿江滨通向五里外的新江渡口。

渡口是至江浦县城的大道，往来的旅客并不多，江滨小径往来走动的人，大多数是附近村落的乡民。

三家村有水夫逗留，并不会引人注意，江滨不时有船只停泊，乡民见怪不怪。

两人返回镇中，和中年人分开走的。

小伙子在小街前逗留了半个时辰，技巧地向几个顽童打听有关黄自然的一切。

一听是黄自然，小伙子又兴奋又困惑。

玄武门毁灭，江湖震动，都在留心查这位保定府一等一级捕快的根底。谁也不会留意一个小商人，只在年轻的江湖新秀名家中寻踪觅迹。

黄姓是天下大姓之一，天知道各地有多少个叫黄自然的人？

捕快的身份既然是假的，姓名恐怕也靠不住。

只有少数人知道。远在川陕交界处的汉中府倚云栈，第一淫僧四好如来，也是死在一个叫黄自然的人手中的。

小伙子在叶小菱的门摊前走了几次，对叶小菱的观察一次比一次深刻。

黄自然的住宅大门，一直是闭上的，始终不见外出，小伙子颇感失望。

跟监守候，是十分枯燥烦人的事，尤其是目标很少出现，跟监的人必须有最强韧的耐性。

小伙子不能长期守候，最后失望地离去。

他却不知，黄自然极有耐性地，藏身在阁楼上，利用窗缝留意附近的动静，他往来走了几次，黄自然都一清二楚，特别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

江滨的那座三家村位置相当隐密，很少有人往来，平时本来就不引人注意，夜间更像处身在绝地里，与隔江相望灯火辉煌的南京城相较，简直一是天堂一是地狱。

但这几天，三家村一反往例，不再日入而息，而是日入活动更为频繁，

晚间也有灯火了。

两艘单桅小快舟，也泊在江边的芦苇丛中。

这条江滨小径，天黑后不久就罕见人迹了，距浦子口镇与新江口两码头里程概略相等，夜间不可能有乡民走动，偶或可看到一些偷渡客在左右出没而已。

天黑后不久，两艘小快舟上来了八个人，直奔里外的三家村，与村中的十余名大汉会合。

立即分途出发，一半前往浦子口镇，一半则赶往十余里外的江浦县城，全是穿了夜行衣不做好事的装扮，脚程轻灵快速，像一群可怕的幽灵。

三更将尽，三个黑影潜伏在邻室的屋顶。

小街的房屋，大半做为小商店的店面，这种街上的小店区，房屋都是毗邻连进式的，关上了前门和后门，便无进出的门路了。

如果有两或三进，那表示有处叫天井的小院子，就有了出入的通道，会飞檐走壁的人，可从屋顶接近，跳入天井不需从门户往来，里面的堂门厢门容易对付。

叶小菱这一家住了两户人，可知中间必定有天井小院子。

后进住了姓杨的一家，小院子是两家人活动的地方，晚上在一起话家常，相处融洽。

场家大嫂也兼替叶小菱母女修补接来缝补的衣裤，赚几文私房钱补贴家用。

总之，这种贫穷小户人家，既不可能与强梁结仇怨，也不可能为非作歹去偷去抢，活得苦但也平安快乐，不会一天到晚担心灾祸上门。

偏偏就有灾祸上门，贫穷小户仍可能发生意外的灾祸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俗语说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；意思是警告那些乐而忘忧，不知人世险恶的人，不可大意，要提防意外的灾祸。

但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困难，人哪能日日防饥，夜夜防盗？活得未免太辛苦了。

三个黑影毫无顾忌地往下跳。小院子里，叶杨两家人大小八口，全在院子里歇凉，小桌子摆了些茶点果品；唯一的烛台发出朦胧的幽光。

人往下跳，带起的风一刮，烛火摇摇，老少八人看到蒙面人跳落，胆都快被吓破了。

钢刀刚出鞘，扑向叶小菱的人大手伸出了。

“灭口！”这人低喝，一把挟住了吓呆了的叶小菱。

另两名蒙面人的刀还来不及挥出，啪啪两声巨响，瓦片奇准地在两人的头顶上开花，向下一栽，手脚略一抽动便失去知觉。

挟住叶小菱的人刚一刀向叶大嫂砍去，刀却在半途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扣住了刀身。

“你干什么呀？”扣住刀的人问：“掳人杀人，我要知道你们结了些什么不共戴天之仇。”

这人夺刀两次，刀像被大铁钳钳死了，知道碰上了可怕的高手，火速丢掉刀，推开叶小菱，双手齐出，上抓五官下掏阴裆，十个指头可能真有抓石成杨的威力，是练了鹰爪功的名家。

糟了，刀光一闪，再闪，这人的双手齐腕而折，刀砍在手腕上如切豆腐。

“哎……”这人厉叫，脚下大乱。

“哎……呀……”叶小菱被这人踩了一脚，终于神魂入窍，痛得出声尖叫，完全清醒了。

这人失去双掌，仍想纵身登屋逃走，刚起势，便被一掌劈中耳门砰然摔倒。

“不要做声。”现身救助的人是黄自然，他一直就躲在阁楼上，居高临下监视着左邻右舍。

白天他对小伙子生疑，也发现另有不寻常的人来去，因此暗中留意，他已嗅出不寻常的危机。

也许这些人是冲他而来的。

他这种人，才需要时时刻刻提防意外。

“黄爷……”叶小菱像是溺水的人，抓住了救命的漂木，抱住了他虚脱地叫。

“你们赶快歇息，我来善后。”他拍拍小丫头的背心：“不要怕，危险过去了。记住，今晚不会发生任何事，谁要是害怕，透露丝毫口风，将大祸临头，快走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尤其要小心。”他将小姑娘推向前进房舍：“他们像是为你而来的。”

地下摆了三具死尸，至少表面看来像是死了，老少八个人，那曾见过这种阵仗？早已魂不附体，如受催眠地踉跄而走。

处理尸体毫无困难，他挟走两个人轻而易举。

尸体往江边的急流一去，过几天就可能漂入大海了，春汛期间浊浪滔滔，尸体不会沉下。

留下一个活口，他必须了解经过。

将人挟入房中，挑亮了灯火，拉掉那人的蒙面巾，看清是一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。

没错，这个人曾经两次出现在对街的屋檐下。

“不是偶发事件，这些人曾经多次探道。”他心中了然，确是冲叶家的人而来的。

一盆凉水加上几记不轻不重的耳光，这人终于完全清醒了，头部被瓦片击中，并没受到严重的伤害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这人看清了处境，大为吃惊：“你是叶家的左邻。你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！大概你把左邻右舍的人全摸清了。”他更为恍然，对方探道摸底的工作做得相当确实；“叶家无财无势，一家子苦得像牛马，工作所得所赚，仅够糊口而已，怎么可能劳动你们这些武功惊人的高手，来杀他们全家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并不想杀人。”这人坐起活动手脚，发觉手脚活动不怎么灵活，知道曾经受到行家的禁制：“谁叫他们不早些安歇？不留活口理所当然。如果能神不知鬼不觉将人带走，我们是不必杀人的，以免善后费事，处理全家失踪也不易安排妥当。”

“你们几乎成功了。我知道你们侦查了好些日子，你还没说出理由。”

“理由非常简单，我们要带走姓叶的小姑娘。”

“劫色？劫色犯得着灭门灭口？你们这些混蛋！天地不容，我要你上法场……”

“别说笑话了，阁下，没有人能促使我上法场。”这人傲然地说。

这些人并没真的杀了人，也掳人失败，没有苦主，怎么可能落案上法场？

“狗东西！你像是大有来头。”

“不错，大有来头。你阁下千万不要多管闲事，以免日后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唔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害怕了，你又是哪座庙的神佛？”

“你真的应该害怕。”这人以为他真的害怕，因为他故意打哆嗦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们是某一位王爷的护卫，到南京办事。连南京的锦衣卫南镇抚司的官兵，也对我们毕恭毕敬。任何地方的官府，也不敢在我们面前大声说话，害怕了吧？”

“某一位王爷的护卫？”他吃了一惊，真是见了鬼啦！这怎么可能？

只有朱家皇朝的子孙才能封王，封王的必定是朱家的龙子龙孙。难怪这人刚才说，没有人能促使这家伙上法场，不是吹牛。

“对，王爷的护卫。”

“去你娘的混蛋！王爷的护卫，就敢在南京杀人掳人？可能吗？”

“我们南来，主要是按求健康、美丽、出色出众的十二至十六岁年轻少女。如无绝对必要，以秘密劫走为主，不想杀人以免引起注意。你一个平民，怎敢管这种闲事？我的两个同伴呢？”

“你自顾不暇，哪有心情关心同伴的死活？你这混蛋满口胡言。你们既然是王府的护卫，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买得到，怎会扮强盗掳劫？”

“真正年轻貌美，干净健康的小姑娘，花再多的金银也不易买到，所以要各地物色下手掳劫呀！我们奉上命所差，出了事也有上级担待，放了我，我们不会追究你的罪过，不然……”

“放了你后患无穷……”

“我保证不追究。”这人听出危机，抢着表白：“而且，保证不再掳劫叶小姑娘，她不算绝色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早些天我们的眼线发现她时，看到她与邻居有说有笑亲热得很，因此怀疑她不是处子；我们要的是处子，破了身的人毫无用处。”

“你们要处子？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“处子的天葵才能炼药，你不懂。”这人冷冷一笑：“其实我也不怎么懂，那玩意咱们男人谁敢碰？碰了会走毒运，我们只知奉命行事。如果掳回去的小女人不是处子，我们得不到重赏，但可以留给大家享用，带回去也可以赏些银子。废话少说，我那两位同伴呢？”

“你们这些天杀的混蛋！那个杂种王爷更该死。说！是哪一位王爷？”

这人脸色大变，总算知道不妙了，对方一点也不害怕王爷，反而破口咒骂，两个同伴不在，那会有好事？

“你不怕杀头抄家？”这人厉声问。

“你们这种狗都不吃的混蛋，绝对不可能杀我的头抄我的家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招！你的主子是谁？”

“去你娘的……”这人用尽剩余的精力，一脚挑向他的下裆，起脚不灵活，力道也少得可怜。

黄自然哼了一声，一掌劈在这人的近面骨上。

这人在倒下的同时，将从袖套内滑出的一颗丹丸，惶乱中塞入大嘴里，倒下时发出一声惨叫，接着躺在地上哈哈狂笑。

黄自然一怔，俯身伸手急抓。

“哈哈……嘎……呃……”这人在他劈胸抓起时，狂笑声完全走了样，呼吸也走了样。

黄自然一愣，顿然放手。

“倒是一条汉子。”他摇头苦笑。

这人开始猛烈抽搐，片刻才全身一松，口中流出怪味薰人的唾涎，双目瞪得大大地，口中有气出而无气入，脸色更为狰狞可怖。

是服毒自杀的，黄自然居然没看清，这人是如何能有毒药服用的，也没料到这人会服毒。

通都大邑市面繁荣的城镇，往来的旅客众多，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大小事故发生，这本来是正常的事。

不论何种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故，当事人通常多少有些牵连，幸与不幸，只有老天爷知道。

叶小菱小姑娘出了事故，本来她没有牵连。

但老天爷虽然安排她生长在市区的穷苦人家，却给予她年轻、美貌、健康、活泼等等条件，这些条件便成了她陷入牵连的事故旋涡里。

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；所以说她完全没有牵连，并不完全正确。也许，该说她命该受此磨难。

有些不幸的事故，当事人的确毫无牵连。只是时运不佳走了霉运。遭了无妄之灾，意外碰上灾祸、怨天尤人也无补于事。

一连串的事故，颇令黄自然困惑。

他知道自己的身份、地位、处境；那是他这种人必须接受的命运：无时无刻都必须对一切事物保持警觉。

酒肆闹事、袁家大宅的秘密、那些人打算与水贼勾结的阴谋、可疑的五艘官船、可疑的有病小伙子、藩王护卫劫色杀人……

结果，这些事故似乎皆与他无关。他哪能扮万能的、主宰人间善恶的神，管所有的人间闲事？他没有改造乾坤的神通。现在，他必须干预叶小菱小姑娘的事。小姑娘是他的好邻居。

凭这点理由，似乎不足以让他出头管事，而是这些护卫们的所做所为天地不容，而且发生在他身侧，他由目击者变成参与者。

其他的事故可以丢开不予置理，那不关他的事，没有继续留意的必要。那些人所进行的阴谋与他无关。

叶小姑娘的事，他得小心留意。

上次他在莒州，以保定府一等一级巡捕的身份，向莒州的治安人员明白地表示，除了皇朝的龙子龙孙之外，任何人犯法他皆有权干预。

现在，他将面对他无权管的龙子龙孙。

他的所谓“无权管”，是针对捕快身份而言。

非但捕快无权管龙子龙孙，连所有的大官小官也管不了龙子龙孙，自古以来的俗语说：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；那根本就是自我陶醉的神话梦想，不存在于世俗人间。

现在，他不是捕快，再也没有“无权管”的问题存在了，只有他管的意愿有多强烈而已。

毙了最后一个人，便表示他有强烈管的意愿了。

天一亮，叶小菱便来找他，门一开，小姑娘便投入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，浑身在颤抖，泪水濡湿了他的胸襟。

小民百姓听天由命过日子，一旦碰上可怕的不测灾变，惊恐的神情可想而知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。

“今天不摆门摊……”叶小菱呜咽着说。

“不，今天不但要摆门摊，而且要与平时一样，快快活活做生意，不露任何不安的形迹。”他扶小姑娘在方桌旁落坐叮吁：“不要把昨晚的事放在心上，昨晚并没发生任何事。只要你记住有我在一旁照料，你一定可以稳定心情，天掉下来有我去顶，你就可以放宽心应付了。”

“那些人……”

“是一些丧尽天良，专门抢女人的歹徒。你不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反正他们不能再伤害你了。回去告诉你爹娘和杨家。安心照常工作，忘了昨晚所发生的事，有人打听，一问三不知。”

“我想，你是神仙……”

“废话，神仙是不会管凡间俗事时，因为神仙都懒得很，有时候睡懒觉，一睡两千年才醒来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凡人必须自求多福。”

“我认为你是神仙，你一定就是神仙，神仙才能未卜先知，知道我家有难前往搭救。”

“昨晚我在阁楼上歇凉，天太热睡不着，看到你家屋顶有人出现，知道不妙，所以去看究竟。你知道得愈少愈好。不要多问。这样好了，我到你家走一趟，交代一些应该注意的事，也可以让你爹娘安心。”

事故已经发生，不能逃避，逃避便表示心虚，对方会穷根究底追查。

他心中有效，已定下应付的策略。

一早，果然有几个可疑的人，在附近走动，特别留意叶家的动静。

叶小菱母女获得黄自然的鼓励和支持，就心中大定，照料生意表现极为正常，十分难得。

全镇沸沸扬扬，传出水贼昨晚在镇上掳人的消息，共有三位十四五岁的漂亮闺女失踪了。

其中一位闺女。是本镇的名人徐秀才的千金。

徐秀才家道并不富裕，在镇北的社学任夫子，颇孚人望，是地方上引以为荣的人物。

秀才家丢失了闺女，江浦县的巡捕们最为心焦，县太爷会在他们的屁股蛋上出气，一追三比勒令他们缉凶。

捕房的人倒了霉，忙得晕头转向。

因为当晚江浦县城内，也丢失了三位闺女，贼人穿房入舍通行无阻，并没惊动其他宅内的人。

浦子口镇的一家人，有两个人被杀。

反而是浦子口镇查出一些线索，找到一个目击者。

是一个醉鬼，夜间在街边醉卧，看到有人上屋飞檐走壁，认出其中一个登屋贼，是江上水贼的一个小头目，是水贼首领水蜈蚣的得力弟兄，叫飞鱼姜七。

水贼竟然在镇上和县城作案，几乎很难令人相信。

盗亦有道，不能吃过界，那是犯忌的事。

水上好汉只能在水上打劫，规矩相当严，水上陆上各有势力范围，江湖规矩必须遵守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浦子口镇在江边，水贼偶或上岸作案，情有可原。

江浦城距江十余里，至县城作案就不可原谅了。

所以不但治安人员向水贼施压，陆上好汉也正式向水上朋友兴师问罪，或者要求分一杯羹。

黄自然并没感到意外，水贼显然被收买了。

下半夜，毫无动静，对方丢失了三个人，居然沉得住气，不急于派人追查究竟，顾令他感到困惑不安，弄不清对方下一步有何打算。

他只有一个人，只能有耐心地等候对方主动发展。

18

人多的好处是可以分头力、事，消息来源众多，研判情势准确度高，可以因应情势变化，而采取有利的行动，更可以显示强大的实力。

黄自然孤军奋战，所以完全失去主动性，只能等候对方前来发动，挨打的局面难以改变。

小伙子的人手足，已经发现三家村，是那些可疑人物的活动秘窟，因此布下了监视网，留意这些人的活动出入。事实上已封锁了三家村。

但外出活动的人甚多，而且分头进行，监视的人便无法分头跟踪。夜间也跟踪困难，只能派一些人跟踪一两路人马。其余的人等候在秘窟附近静候结果。

在没发现对方不法活动之前，当然不能对这些人采取任何行动。

即使是官府人员，防止犯罪行为发生，也不能在无凭无据之下，干涉嫌疑犯的活动。

至少这几天之内，浦子口镇并没发生任何罪案。这些人的行动可疑，并不代表他们是罪犯。

预防罪案发生并不容易，只有采取发现罪行再出面善后了。

监视的人定下心，在三家村等候情势的变化，等外出的人返回，等跟踪的人传回讯息。

三家村的人派出之后，灯火全无，寂静如死。

四更初正之间，终于有了动静。

三个返回的人飞步急走，中间那人背了重物，依然健步如飞。沿小径奔入村口。

后面百十步，三个人影也放腿飞奔，接近三家村，发出两声呼哨信号。

距村口百十步的路旁、闪出四个人影，其中有小伙子在内，劈面拦住了。

“朋友，留步。”其中一名中年人沉喝，手一动长剑出鞘。

拦路的意图极为明显，强留的气势也十分强烈。

飞奔的三个人一怔，脚下一慢，其中一人立即发出一声长啸，通知三家村内的同伴示警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为首的人也迅速拔刀，也厉声反问。

三人都穿了夜行衣，但蒙面巾已经取下，黑夜中难辨面目，但慑人的强烈气势相当浑雄。

背上背了人的人，也拔剑在手，跃然欲动。

后面，追来的三个人渐近。

“等你们的人。”中年人的慑人气势更为强烈：“那位仁兄的背上，好像背负的是一个人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咱们丢失了一位同伴。”中年人制造干预的藉口：“咱们要看看，求证是不是丢失的同伴。老兄。咱们都是在道上闯荡混口食，在刀剑上玩命的豪客，办事的方法手段，彼此心知肚明，用不着饶舌讲理由，你们也不是来讲理由的，在这里出现绝非巧合。亮万吧！看你们是否有干预咱们行事的份量。”

“你老兄快人快语。反而显得在下小方了。”中年人剑垂身侧。逼近了两步：“在下姓海，海扬波，在江湖小有名气，雷霆剑海扬波的名号。你老兄多少有些印象吧？相信你老兄的名号，并不比在下低，请教。”

三人一怔，气氛一紧。

“四海狂鹰手下的四大雷霆大使者，名列首位的雷霆剑海扬波，是你？幸会幸会。”这人的口气虽则仍然强硬，但可以听出怯意：“在下还真不配在阁下面前亮名号呢！”

“好说好说。在下毫无托大的意思。尚义门关闭山门整整十年，尚义门已不存在。

往昔的雷霆四大使者的虚名，也消失了十整年。我雷霆剑浪得虚名，仍在江湖混世，偶或管些小是小非，不成气候。大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你一老兄年轻，正是取代我这种人的江湖新秀，希望你老兄做的事光明正大，江湖道义靠你这种人发扬。其一、请亮名号；其二、在下要查你们所背负的人。我在听。”

追的三个人到了，堵在三个夜行人后面。

“无此必要。”那人沉声说：“其一、在下不想藉名号招摇；其二，咱们的事你不配管，不能管。不敢管。你们走吧！以免惹火烧身。”

口气突然转强，而且霸气十足。

原来村中赶来接应的人赶到了，共来了七个人。

“既然在下已经出面管了，就不在乎什么不配不能不敢。”雷霆剑瞥了出现在一旁，虎视眈眈的七个人一眼，打出准备应付意外的手式：“你老兄既然不屑在咱们面前亮名号，表示不在乎咱们这些小人物，咱们也不甘菲薄，按咱们的规矩办事了。你老兄必须露两手打发咱们走，来！咱们玩玩，海某恭候。”

七个人中，袅袅娜娜踱出一位女郎，黑夜中看不清面貌，但从所穿的衫裙估计，年纪不会大，曲线玲珑，而且走动间幽香扑鼻，想来年龄也不会

太小，只有结了婚的青春少妇，才敢使用胭脂香粉一类化妆品。

闺中少女有一条薰了香的手帕，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。

“你一个过了气的成名人物，尸居余气还神气什么呀？”女郎悦耳的嗓音，在夜空中更具吸引力：“我在江湖也小有名气，陪你玩玩正好旗鼓相当。”

话说得大胆，可知定是一个百无禁忌的女人。

雷霆剑一怔，有点不说。

小伙子大踏步超越，大模大样地拔剑出鞘。

“你一点也不像一个女人。”小伙子生硬的嗓音与女郎相反，一点也不悦耳：“你只配和我这种少年人玩。你既然小有名气，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？”

“嗨！你这么一点点大，就想和我玩？”女郎娇笑：“那就来吧！我喜欢。”

欢字未落，已人一闪即至，纤手前伸，抓人的手法像是要将人抱入怀中。

小伙子大喝一声，人往地下躺，双脚连扫带勾，攻女郎的双脚，从下盘切入的技巧极为高明，也相当怪异，是仰躺穿出，而非伏地钩扫，不但可以轻易地钩拨对方的双脚，也可能攻击下裆。

如果挺身而起，手中剑也可连续攻击下盘。

女郎用手进攻，他用脚回敬，半斤八两，旗鼓相当。

女郎反应超人，飞跃而起避过双脚，半空中长剑出鞘，前空翻曼妙地飘落，立即易位发剑，大旋身招出回龙引凤，反应之快无与伦比。

小伙子刚挺身跃起，在对方的剑尖前重新下挫，剑化不可能为可能，硬从偏锋切入，反击女郎的右肋肋，彻骨的剑气涌发如潮。

女郎一招走空便知不妙，但没料到对方的反击如此快速猛烈，吃惊中身形暴退，间不容发地脱出小伙子的剑尖，远出两丈仍感到剑气彻体生寒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小伙子也心中暗惊，这一记险招势在必得，至少也可让对方受伤挂彩，居然功败垂成，又碰上敌手了，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机。

一声冷叱，小伙子豪勇地扑上立攻，剑气迸发风雷乍起，喷出满天雷电。

女郎大感震惊，运剑尽量缩小威力圈，全神贯注接招封架。缩小受攻击的面积。运剑的防护网也就绵密了许多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

其实，在小伙子爆发性的猛烈攻击下。的确难于防守，更难抓住反击的机会。

黑夜中全凭神意拼搏，委实找不出空隙反击。

铮铮铮一阵铿锵的金铁交鸣爆发，入耳惊心。

女郎快速地后退、后退，争取脱离危险威力圈的机会，脚下有点乱，在小伙子猛烈的压迫下，险象横生岌岌可危。

“赶快歼灭他们，以免误事。”有人用沉雷的嗓音大喝，可能是主事的人看出女郎有险。

“孽障纳命！”另一人大喝冲出，剑掌齐挥，一闪便出现在小伙子的右侧不远处。

其他的人，不约而同一拥而上。

雷霆剑也一声长啸，挥剑直上。

可是，响起一声怪异的厉喝，蓦地风生八步，谈谈的烟雾涌腾。
“小心妖术！”朦胧剑见多识广，情急大叫：“屏住呼吸结阵……”
来不及结阵了，对方有十人之多，一冲之下，哪能临时结阵？
风吼雷鸣，雾气腾涌，各种异光闪烁，怪异的声浪令人心胆俱寒。
怪味刺鼻，身在混沌中，身侧是谁已无法分辨，头晕目眩的感觉如浪涛般袭来。

混沌中，传来小伙子的一声惊叫：“海叔去找……他……”

叫声消失，雷霆剑向前一栽。

一咬牙，他强提剩余的精力，猛然奋身急该，居然滚了三匝，猛然飞窜而出，连方向也无法看清了，眼前一片朦胧。

一声水响，他知道自己跌落在小溪中，冷水一浸，已陷入半昏迷的神智倏然一清。

春日水涨，小溪流水势湍急。

他屏住呼吸向下潜，顺水顺流强提精力潜泳。尽快远走高飞。

小伙子要他去找某个人，他必须遵命脱身去找，

辰牌末，街上沸沸扬扬，小街摆门摊的人，三个一群五个一堆，交换各种消息，街头巷尾皆可以看到，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的人群。

小镇消息传得很快，丢了大闺女的人家，一早就向巡检衙门报案，片刻便传遍全镇了。

尤其是一家姓葛的人，不但丢了闺女，更有一男一女两亲属，被杀死在邻房里。

大闺女丢了，或许会引人起疑，免不了有人胡思乱想，认为是大闺女可能情奔。一旦附带出了人命，就不可能是情奔了。

叶家与杨家两门老少心中有数，显然昨晚有好几家人遭殃，而他们两家，却是最幸运的人。与贵人做了邻居，得脱大灾大难。

全镇风声鹤唳，谣言满天飞。

黄自然一早便出门打听消息，白天叶家是安全的。

叶小菱母女心中不安、暗中留意附近陌生人走动有否可疑，果然发现几个可疑的人走动。

近午时分，黄自然回来了，在小姑娘的门摊旁，与小姑娘有说有笑，以稳定小姑娘母女的情绪。

“黄爷，我听到许多不幸的消息。”小姑娘心中焦急，急于把所听到的消息告诉他。

“你不必说，我都知道。”他用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昨晚时机成熟，贼人大举出动。

这些恶贼策划已久，行动有周详的计划，要一次便把掳人的事办妥，不论成功与否，事后便不会再出动了。他们成功了，并不计较这里的失败。放心啦！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我担心……”

“不必担心，更不要把惊恐放在脸上，放宽心情做生意，不要害怕，一切有我，知道吗？”他拍拍小姑娘的肩膀，沉着稳定的微笑令小姑娘心安。

“好的。到我家午膳好不好？”小姑娘愁容尽消，邀请他到家里进膳。

“不，一切要与平时一样。”他婉拒；“膳毕要好好睡一觉，昨晚没睡好。”

他回到自己的门口，启锁进入，顺手掩住大门。

“喂！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门外传出小姑娘的叫声。

心中一动，他倏然拉开大门。难道说，贼人胆敢大白天前来生事？

门外站着四个人，一位中年豪客，一位清秀的小侍女，一位魁梧的大汉，和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大嫂，正和小姑娘大眼瞪小眼。

“是黄老弟吗？”中年豪客脸色沉重，抱拳问讯：“冒昧求见，请恕鲁莽。”

他楞了一下，挥手示意请小姑娘宽心。

“请进。”他大方地伸手肃客；“蜗居简陋，单身客居，无法依礼待客。恕罪恕罪。”

堂屋设备简陋。幸好桌上还有一壶冷茶。

一个家没有女主人，真没有东西可以待客。

替四位不速之客各斟上一杯茶，分宾主落坐。

“在下黄自然。恕在丫眼生，似乎与诸位从未谋面。”他少不了客套一番：“诸位的气概风标。不像是商场中人，素昧平生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他心中有数，这四位男女来路可疑，如果是贼人派来盘道的，胆气可嘉。

街坊都知道他姓黄，对方知道并不足奇。

“老弟身怀绝技。厕身市井似乎甘之如饴，委实令人肃然起敬，也不敢苟同。”中年豪客打量堂屋的布置，说的话有感慨。

“有什么话。请坦诚相告好吗？”他剑眉深锁。暗中提高戒心：“每个身怀绝技的人，皆汲汲于名利，这世间实在并不可爱，是吗？我不明白什么叫绝技，也不想靠绝技混口食，人各有志，兄台不必话中带刺。”

“在下姓海，名腾，草字扬波。”中年豪客通名，炯炯虎目紧吸住他的眼神：“在下是来求助的，情势殆危，不得已而来求助，恳请老弟台鼎力援手。”

“求助？”他一怔：“兄台是不是跑错了地方？黄某是一个资本有限的四方贾，能提供兄台什么援助？或许，兄台认错人了。”

“四方贾？”海扬波狠盯着他。

“是呀！这是官方核定的身份行业，没有行业的人，会被流放的。在民间，我们被称为小行商，公平义取四方财，受到普遍性的尊重，是正正当当的小商人。兄台所要求的援助，如果是财务性的，小额钱财黄某不会吝惜，数额超过限度，恐怕黄某力所不逮……”灵秀的小侍女，阻止海扬波插嘴，因为海扬波要爆发了，心中焦躁的人不宜低声下气求助：“黄爷扮猪吃老虎，再求他，他会让你得胃气痛，四方贾如果不精明，不亏老本才怪。”

黄自然盯着小侍女暗笑，这小丫头充大人，一脸顽皮相，还真令人觉得可爱。

他心中有数，来的不是敌人。

相貌威猛的海扬波外表唬人，脸上所流露的焦灼惶急的表情，已明白表示不是来生事的，那是受到重大挫折者的焦虑反应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人知道他黄自然一些底细。

“唷！你这小丫头没大没小的，你做得了主吗？”他笑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所谓侍女奴婢，外表的明显特征，是所梳的发式。

那时，身份地位规定极为严格，奴隶制度根深蒂固。尤其是大明皇朝，不断制造新的奴隶贱民，永世不得翻身，甚至有些人根本不许赎身脱离奴籍。

所有的婢女。发式只有一种：双丫髻。